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之十二

般  
禮  
雲  
南  
人  
善  
射  
多  
之  
術  
遇  
寇  
亂  
竄  
入  
深  
山  
日  
既  
暮  
村

○○○二班

般元禮雲南人善射多之術遇寇亂竄入深山日既暮村舍尚遠懼遭虎狼逢見前途有兩人疾趨之既至兩人問客何來般乃自陳族貫兩人拱敬曰是良醫般先生也你山斗久矣般轉詰之二人自言班姓一為班爪一為班牙使謂先生予亦避難石室幸可棲宿敢屈玉趾且有所求般喜從之俄至一處室傍岩谷藝柴代燭始見二班容軀威猛似非良善計無所之亦即聽之又聞榻上呻吟細審

則一老嫗僵卧似有所苦問何恙牙曰以此故敬求先生  
乃束火焰榻請客逼視見鼻下口角有兩贅瘻皆大如碗  
且云痛不可觸妨碍飲食殷曰易耳出艾圍之為灸數十  
壯曰隔夜愈矣二班喜燒鹿餉客並無酒飯惟肉一品爪  
曰倉猝不知客至望勿以藉藁為怪殷飽餐而眠枕以石  
塊二班雖誠朴而粗莽可恨殷轉側不敢熟眠天未明便  
呼嫗問所患嫗初醒自捫則瘡破為創殷促二班起以火  
就烙敷以藥屑曰愈矣拱手遂別班又以燒鹿一肘贈之  
後三年無耗殷適以故入山遇二狼當道阻不得行日既  
西狼又群至前後受敵狼撲之仆數狼爭齧衣盡碎自

必死。忽兩虎驟至，諸狼四散。虎怒大吼，狼俱盡伏。虎悉撲殺之，竟去。殷狼狽而行，惧無投止。遇一媪來，睹其狀，曰：「殷先生，吃苦矣。」殷戚然訴狀，問何見識。媪曰：「余即石室中疾痛之病媪也。殷始恍然，使求寄宿。媪引去，入一院落。燈火已張，曰：「老身伺先生久矣。」遂出袍袴，易其敝敗，羅漿具酒，酬勸諄切。媪亦以陶椀自酌，談飲俱豪，不類巾幗。殷別前日兩男子，係老姥何人，胡以不見。媪曰：「兩兒遣逆先生，尚未歸復，必迷途矣。」殷感其義，縱飲不覺沉醉，酣眠座間。既醒，已曙，四顧竟無廬，孤坐岩上，聞岩下喘息如牛。近視則老虎方睡未醒，喙間有二癩痕，皆大如拳，駭極。

惟恐其覺潛踪而遁始悟兩虎即二班也。

博興女

博興民王某有女及笄。勢豪某窺其姿。伺女出掠去。無知者。至家逼淫。女號嘶撐拒。某發殺之。門外故有深淵。遂以石繫尸沉其中。王見女不得。計無所施。天忽而雷電繞豪家。霹靂一聲。龍下攫豪首去。天晴。淵中女尸浮出。一手捉人頭。審視則豪頭也。官知鞠其家人。始得其情。龍其女之所化與。不然何以能爾也。奇哉。

烏使

茨城史烏程家居。忽有烏集屋上。香色類鴉。史見之。苦家

人曰夫人遣烏使召我矣。急備後事。某日當死。至日果卒。鳩日鴉復至。隨揚纒飛。由死之新。及殯。鴉始不見。長山吳木欣目覩之。

○○○ 苗生

龔生岷州人。赴試西安。憩于旅舍。沽酒自酌。一偉丈夫入坐。與語。生舉匕勸飲。客亦不辭。自言苗姓。言嘍粗豪。生以其不文。偃蹇。遇之。酒盡不復沽。苗生曰。措大飲酒。使人胸腹起。向壑頭。沽提巨甕而入。生辭不飲。苗捉臂勸。臑臂痛欲折。生不得已。為盡數觴。苗以羹椀自吸。笑曰。僕不善勸客。行止惟君所便。生即治裝行。約數里。馬病卧于途。坐待路側。行李重累。正無方計。苗尋至。詰知其故。遂謝裝付僕。已乃以肩承馬腹而荷之。趨二

十餘里。始至逆旅。釋馬就櫬。移時。生主僕方至。生乃驚為。相持。優渥。沽酒。市飯。與共餐飲。苗曰。僕善飯。非君所能飽。飲可也。引盃一瓶。乃起而別。曰。君醫馬。尚須時日。余不能待。行矣。遂去。後。生場事畢。三四友人。邀登華山。藉地作筵。方共宴笑。苗忽至。左携巨尊。右提豚肘。擲地曰。聞諸君登臨。敬附鱗尾。衆起為禮。相並謀生。豪飲甚歡。衆欲聯句。苗爭曰。縱飲甚樂。何苦愁思。衆不聽。設金谷之罰。苗曰。不佳者。當以軍法從事。衆笑曰。罪不至此。苗曰。如不見誅。僕武夫亦能之也。首座靳生曰。絕嗽。憑臨眼界空。苗信口續曰。唾壺擊缺。劍光紅。下座沉吟既久。苗遂引壺自傾。移時。以次屬句。漸涉鄙俚。苗呼曰。只此已

足如截我者如作矣。衆弗聽，苗不可復忍，遽做作龍吟。山谷  
響應，又起悅仰，作獅子舞。詩思既亂，衆乃罷。因而飛觴再  
酌，時已半酣，客又互誦，閨中作送相賀，賞苗不欲聽，卒生  
豁拳，勝負屢分，而諸客誦竟未已。苗厲聲曰：「僕聽之已悉，  
此等文只宜向牀頭對案誦耳。」厲聲曰：「者可厭也。」衆有  
慚色，更怒其粗莽，遂益高吟。苗怒甚，伏地大吼，立化為虎，撲  
殺諸客，咆哮而去。所存者惟生及斯，是科領薦，後三年再經  
華陰，忽見樹生亦山上，被噬者大恐欲馳，秘捉鞭使不得行。  
斯乃下馬問其何為，答曰：「我今為苗氏之俎，從役良苦，必再殺  
一士人始可相代。」三日後，應有儒服儒冠者見噬于虎，然必在



蒼龍嶺下始是代某者君子是日多邀文士于此即為故人謀也。靳不敢辨故諾而別至寓審思終夜莫知為謀自拊背約以聽鬼責適有表成濟生來靳述其異蔣名下士邑丸生考居其上竊懷忌嫉聞靳言陰欲陷之折簡邀尤與其登臨自乃着白衣而往尤亦不解其意至嶺早肴酒並陳敬禮臻至會郡守登嶺上與蔣為通家聞蔣在下遣人召之蔣不敢以白衣往遂與尤脫冠服交着未完虎驟至啣蔣而奔。

異史氏曰得意津之茹捉衽袖強人聽聞者久伸屢作欲睡欲遁而誦者足蹈手舞詐不自覺知交者亦當從旁肘之躡之恐座中有不耐事之苗生在也。然坡忘者

易服而驚則知苗亦無心者耳故厭怒者苗也非苗也

○毛火福

太行毛火福癆醫也一日行術歸道遇一狼吐裹物踣道左毛拾視則布裹金飾數事方怪異聞狼前欲躍畧曳袍服即去毛行又曳之察其意不惡因從之去未幾至穴見一狼病卧視頂上有巨瘡潰腐生蛆毛悟其意撥剔淨盡數藥如法乃行日既晚狼遙送之行三四里又遇數狼咆哮相侵惧甚前狼急入其群若相告語衆狼悉散去毛乃歸先是邑有銀商竊衣被盜殺于途莫可追詰會毛貨金飾為竈所認執赴公庭毛訴所從來官不信械之毛寃極不

能自伸。惟求寬釋。請問諸狼。官遣兩役押入山。直抵狼穴。值狼未歸。及暮不至。三人遂及至半途。過二狼其一瘡痕猶在。毛識之。向揖而祝曰。前蒙餽贈。今遂以此被屈。君不為我昭雪。回去撈掠死矣。狼見毛被繫。怒奔。隸以枝刀相向。狼以喙拄地大嗥。二三聲。山中百狼群集。圍旋隸。火窘。隸前噬繫索。隸悟其意。解毛縛。狼乃供去。歸述其狀。官異之。未遽釋毛。後數日官出行。一狼啣敝履。委道上。官過之。狼又啣履奔前。置于道。官命收履。狼乃去。官歸。陰遣人訪履主。或傳某村有叢蘚者。被二狼追逐。啣其履而去。拘來認之。果其履也。遂疑殺甯者必蘚。鞠之。果然。蓋蘚殺

取其巨金衣底藏飾未遑收拾彼狼啣去也。

昔一媪<sup>老</sup>婆出歸遇一狼阻道牽衣若欲食之乃從去見  
鵠狼方晚不下媪為用力按捺產下被歸明日狼啣虎  
由置其家以報之可知此事從來多有。

### 浙東生

浙東生劇某客于陝教授生徒嘗以胆力自詡一夜裸卧  
忽有毛物從空墮下擊胸有聲覺大如犬氣味嗶然四足  
攪動大惧欲起物以兩足撲倒之恐極而死經一時許覺  
有人以尖物穿鼻大嗅乃蘇見室中燈火燿下床邊坐一美人  
笑曰好男子膽氣固如此耶生知為狐益惧女漸與戲胆始放

遂共狎昵積半年如琴瑟之好一日女卧床頭生潛以獵網蒙之  
女醒不敢動但哀乞生笑不前女忽化白氣從床下出恚曰終非  
好相識可送我去以手曳之身不覺自你出門凌空翕飛食頃  
女釋手生量然墜落道世家園中有虎阱採木為園絕作網  
以覆其口生墜網上網為之側以腹受網身半倒懸下視虎蹲  
阱中仰見卧人躍上近不盈尺心胆俱碎因丁來餽虎尤而怪之  
扶上已死移時漸甦備言其故其地乃浙界趙家止四百餘里矣主人  
贈以貲遣歸告人雖得兩次死然非捕則實不能歸也

### 土化兔

靖逆侯張勇鎮蘭州時出獵獲兔甚多中有半身或兩肢尚

為土質一時秦中爭傳土能化鬼此亦物理之不可解者

### 電神

唐太史濟武適日照會安民葵道經電神李左車祠入遊眺  
祠前有池水清澈有朱魚數尾游泳其中內一糾尾魚嗷呷水  
面見人不驚太史拾小石將戲擊之道士急止勿擊問其故言池  
鱗皆龍族觸之必致風雹太史笑其附會之誕竟擲之既而升  
車東行則有黑雲如蓋隨之以行數里電落大如綿子又行里  
餘始霽太史弟宗武在後追及與語則竟不知有電也問之  
前行者亦云太史笑曰此豈廣武君作怪耶猶未深異安村外  
有閼聖祠適有裨販客釋肩門外忽棄篋篋中檢架

上天乃旋舞曰我李左車也明日將陪從陽川唐太史一助執紼  
敬先告主人數語而醒不自知其所言亦不識唐為何人安氏聞之  
大惧村去祠四十餘里敬修楮帛祭其詣祠哀禱但求憐假不  
敢枉駕太史怪其敬信之深問諸主人主人曰靈神靈蹟最著  
常托生人以為言應驗無虛語若不虔祝以尼其行則明日風  
雹立至矣

異史氏曰廣武君在當年亦老謀壯事者流也即司雹于  
東或亦其不磨之氣受職于天然業已種矣何必勉然自異  
哉唐太史道義文章天人之欽矚已久此鬼神之所以必  
求信于君子也

乩仙

章邱朱步雲善以乩卜。每同人雅集。輒召仙相與賡和。一日友人見天上微雲得句。請以屬對。曰羊脂白玉天。乩批云。問城南老董。悲疑其妄。後以故偶適城南。至一處土如丹砂。異之。見一叟收豕其側。因問之。叟曰。此豬血紅泥地也。忽憶乩詞。大駭。問其姓。叟云。我老董也。屬對不奇。而預知過城南老董。斯亦神矣。

蝎客

南高叛蝎者。歲至臨胸。收買甚多。土人持木鉗入山。探穴焚石。搜捉之。一歲高復來。寓客肆。忽覺心動。毛髮森悚。急告主人。曰。傷生既多。今見怒于蠱鬼。將殺我矣。急垂拯救。主人顧



室中有巨甕乃使縛伏以覆之移時一人奔入黃髮猙獰  
問主人南客安在荅曰他出其人入室四顧鼻作臭聲者三遂  
出門去主人曰可幸無恙矣及啓甕視客已化為血水

○李八缸

太學李月生升字翁之次子也翁最富以缸貯金里人稱之  
八缸翁寢疾呼子分金凡八之弟二之月生歎望翁曰我非  
偏有愛憎藏有害級必待無多人時方以畀汝勿急也過數  
日翁益彌留月生慮一旦不虞觀無人就末頭秘訊之翁曰人  
生苦樂皆有定數汝方享妻賢之福故不宜再助多金以增  
汝過蓋月生妻卮氏最賢有桓孟之德故云月生固哀之怒曰

汝尚有一二十餘年坎壈未歷。即予千金。亦立盡耳。苟不至山窮水盡時。勿望給與也。月生孝友敦篤。亦即不敢復言。無何翁大漸尋卒。幸兄賢。齊葵之謀。勿與校計。月生又天真爛熳。不較錙銖。且好客善飲。炊黍治具。日促妻三四作。不甚理家人生。產里中無賴窺其懦。輒魚肉之。踰數年。家漸落窘。急時賴兄小周給。不至大困。無何兄以老病卒。益失所助。至絕糧食。春貸秋償。田所出。登場輒盡。乃割畝為活。業益消滅。又數年。妻及長子相繼殂謝。無聊益甚。尋賣販羊者之妻徐。冀得其小阜。而徐性剛烈。日交藉之。至不敢與親朋通。屢屢。忽一夜。贊父曰。今汝所遭。可謂山窮水盡矣。嘗許汝嘗金。今其可矣。

問何在曰明日昇汝醒而異之猶謂是貧中之積想也次日發之其塋掘得巨金始悟向無多人乃死亡將半也

異史氏曰月生余杵臼交為人朴誠無偽余兄弟與交哀樂輒相共數年來村隔十餘里老死竟不相聞余偶過其居里因亦不敢過問之則月生之苦况盖有不可明言者矣忽聞暴得千金不覺為之鼓舞嗚呼翁臨終之治命昔習聞之而不意其言皆識也抑何其神哉

○周生

周生，淄邑之幕客。令公出，夫人衛有朝，碧霞元君之願，以道遠，故將遣僕賁儀代往，使因為祝文。周作駢詞，歷叙平生，頗涉狎語，中有云：「哉，殷陽滿縣之花，偏憐斷袖，置夾谷彌山之州，惟愛餘桃。」此訴夫人所憤也。類此甚多，脫稿示同幕凌生，凌以為觀，戒勿用，弗聽。付僕而去。未幾，周生卒于署，既而僕亦死。徐夫人產後亦病，卒，人猶未之異也。周生子自郟來迎父柩，夜與凌生同宿，夢父戒之曰：「文字不可不慎也。」我不聽，凌君言，遂以藜詞致于神，怒遽夭。天年久貽累徐夫人，且殃及焚文之僕，恐冥罰尤不免也。醒而

告凌曰亦夢同因述其文周子為之惕然

異史氏曰恣情縱筆輒洒曰自快此文客之常也然姤  
嫂之詞何敢以告神明哉狂生無知冥譴其所應爾但  
使賢夫人及千里之僕溺死而不知其罪不亦與刑律  
中台首從者殊多情耶寬已

○老龍船戶

朱公梅蔭巡撫粵東時往來商旅多告無頭冤狀千里行  
人死不見尸數客同遊全無音信積案累日莫可寃詰初  
告有司尚發牒行緝迨投狀既多竟置不問公蒞任虛稽  
舊案狀中稱死者不下百餘其千里無主更不凡幾公駭

異惴惴等思廢寢徧訪僚屬。迄少方畧。於是潔誠重沐。致  
檄城隍之神。已而齊汲。恍惚見一官僚。播笏而入。問何官。  
答云。城隍劉某。將何言。曰。禁逸垂雪。天際生雲。水中漂木。  
壁上安門。言已而退。既醒。隱謎不解。輾轉終宵。忽悟曰。垂  
雪者。老也。生雲者。龍也。水上木為舟。壁上門為戶。豈非老  
龍舡戶耶。蓋者之東北曰小嶺。曰藍閣。涼自老龍津。以達  
南海。每由此入。粵公遣武弁。密授機謀。捉龍津。駕舟者。次  
第擒獲五十餘名。皆不械而服。蓋此等賊。以舟渡為名。懸  
客登舟。或投蒙藥。或燒悶香。致客昏迷不醒。而后剖腹。納  
石。以沉水底。寃慘極矣。自昭雪後。邂逅款語。韻成身焉。

異史氏曰。剖腹沉石。慘寃已甚。而木雕之有司。絕不少  
閔痛瘞。豈特粵東之暗無天日哉。公至則鬼神効靈。復  
盆俱始。何其異哉。然公非有四目兩口。不過痼疾之念  
積于中者。至耳彼。執曰。然出則刃斫橫路。入則蘭麝薰  
心。尊優雖至。究何異於老龍缸戶哉。

○○○ 鸚鵡鳥

長山楊令。性奇貪。康熙乙亥間。西塞用兵。市民間騷馬運  
糧。楊假此搜括地方。頭畜一空。周村為商賈所集。起墟者  
車馬輻輳。楊率健丁。悉篡奪之。不下數百餘頭。四方估客  
無處控告。時諸令皆以公務在省。適益都令董萊無令。范

新城金樓舍集。旅舍有山西二商。迎門號。懇許有健騾四頭。俱被搶掠。道遠失業。不能歸。哀求諸公為緩頰也。三公憐其情。許之。遂共詣楊。治具相款。酒既行。衆言來意。楊不聽。衆言之益切。楊舉酒促酌。以亂之。曰。某有一金。不能者。罰湏一天上一地下一古人。左右問所執何物。口道何詞。隨問答之。使倡云。天上有月輪。地下有崐崙。有一古人劉伯倫。左問所執何物。答云。手執酒杯。右問口道何詞。答云。道是酒杯之外。不須提。范公云。天上有廣寒宮。地中有乾清宮。有一古人姜太公。手執釣魚竿。道是願者上鉤。孫云。天上有天河。地下有黃河。有一古人是蕭何。手執一奉大清律。他道是。懸官。懸吏。楊不



慚色。沉吟久之曰：某又有之。天上有靈山，地下有太山，有一古人是寒山，手執一帚，道是各人自掃門前雪。衆相視，覘然。忽一少年做岸而入，袍服華整，舉手作礼，共挽坐，酌以大斗。少年笑曰：酒且勿飲，聞諸公雅會，願獻芻蕘。衆請之。少年曰：天上有玉帝，地下有皇帝，有一古人洪武朱皇帝，手執三尺劍，道是貪官剥皮。衆大笑。楊志罵曰：何處狂生，敢尔命隸執之。少年翳登几上，化為鷄，冲簾飛出。集庭樹間，回顧室中，作笑聲。主人擊之，且飛且笑而去。

異史氏曰：市馬之役，諸大令健畜盈庭者十之七，而千百馬群作驛馬實者，長山外不數日見也。聖明天子，愛惜民

力取一物必償其值焉。知奉行者流毒若此哉。鴉所至人  
最厭其笑。兒女共唾之。以為不祥。此一笑則何異于鳳鳴  
哉。

古瓶

淄邑北村井泗。村人甲乙。繼入淘之。掘尺餘。得觶。疑破之。  
口含黃金。喜納。嘗菜。復掘。又得觶。六七枚。悉破之。無金。  
其旁有磁瓶二。銅器一。器大可合抱。壘數十觔。側有雙環。不  
知何用。班駁陸離。瓶亦古。非近款。既出。井中適有少金。因內口  
瓶曰。我乃漢人。遭新莽之亂。全家投井中。適有少金。因內口  
中。實非含飲之物。今却有也。奈何。碎頭顱。情殊可恨。衆

香楮共祝之許為殞矣乙乃愈甲則不能復生矣顏鎮猶生  
聞其異購銅器而去袁孝廉宣四得一熟可驗陰晴見有一  
點潤處初如粟米漸潤漸滿未幾雨至潤退則雲開天霽其  
一入張秀才家可志朔望朔則黑起如豆與日俱長望則一  
瓶徧滿既望又以次而退至晦則復其初以埋土中久研  
口有小石粘口上刷牙不可下敲去之石落而口微缺亦一  
憾事浸花其中落花結實與在樹者無異云

○元少先生

韓元少先生為諸生時有吏突至白主人欲延作師而殊  
無名利問其家問舍糊對之束帛緘聲儀禮優渥先生

許之約期而去。至日果以輿來。造理而往。道路皆所未經。忽睹殿閣。下車入。氣象類藩邸。既就館。酒炙紛羅。勸客自進。並無主人。筵既撤。則公子出。科年十五六。姿表秀異。展禮罷。趨就他舍。請業始至師所。公子甚慧。聞義輒通。先生以不知家世。頗懷疑。問館有二僮。給役私語之。皆不對。問主人何在。荅以事忙。先生求導窺之。僮不可。屢求之。乃導至一處。聞桴鼓聲。自門隙目注之。見一王者坐殿上。階下劍樹刀山。皆冥中事。大駭。方將却步。內已知之。因罷政。叱退諸鬼。疾呼僮。僮變色曰。我為先生福及身矣。戰惕奔入。王者怒曰。何敢引人私窺。即以巨鞭重笞。訖乃召先生入。曰。所以不見者。以幽

明異路今已知之勢難再聚因贈束金使行曰君天下第一人但坎壈未盡耳使青衣從騎送之先生疑身已死青衣曰何得使爾先生食御一切置自俗間非冥中物也既歸坎壈數年中會狀其言皆驗

○青城婦

昔邑高彥說為成都守有一奇獄先是有西商客成都娶青城山寒婦既而以故西歸年餘復返夫妻一聚而商暴卒同商疑而告官高亦疑婦有私苦訊之橫加酷掠卒無詞際解上司並少實情濬繫獄底積有時日後高署有患病者延一老醫適相言及醫問之述曰婦夫喋否問何說初

不言詰再三始曰此處繞青城山有數村落其中婦女多為  
蛇交則生女頭象陰中有物類蛇舌至淫縱時則舌或出  
二陰管男子陽脫立死高聞之頃尚未深信醫曰此處有  
巫媪能內藥使婦意蕩舌自出是舌可以驗見高即如言  
使媪治之舌果出疑始解媪報郡上官皆如法驗之乃釋婦罪

○。杜小雷

杜小雷益都之西山人母雙盲杜事之孝家雖貧甘旨無  
缺一日將他適市肉付妻令作饌既妻最忤逆切肉時雜燒  
娘其中女覺臭惡不可食藏以待子杜歸問饌既美乎母  
捉芥出示子杜裂視見燒娘怒甚入室欲撻妻又恐母聞

上稍善思。妻問之不語。妻自解。傍徨榻下。久之喘息有聲。杜叱曰。不睡待獻扑耶。亦覺寤。起而燭之。但見一豕。細視則兩足猶人。始知為妻所化。邑令聞之。繫去。使遊四門。以戒衆人。譚微臣曾親見之。

○車夫

有車夫載重登坡。方極力時。一狼來。嚙其鬐。欲釋手則貨。敝身整。忍痛推之。既上。則狼已齧片肉而去。乘其不能為力之際。竊嘗一鱸。亦照而可笑也。

○○○薛慰娘

曹玉桂，聊城儒生也。貧無生業，萬曆間歲大侵，孑然而近，及歸，至沂而病，力疾行數里，至城南叢莽處，益憊，因傍塚卧，忽如夢，至一村，有叟自門中出，邀生入室，而楹亦殊艸，因內一女子，年十六，儀容慧雅，叟使滄柏枝湯，以陶器供茗，因詰生里居年齒，既已，乃曰：洪都姓李，平陽族，流寓此間，今三十二年矣，君志此門戶，余家子孫，如見探訪，即煩指示之，老夫不敢忘義，上女慰娘，頗不醜，可配君子，三昧光到日，即遣至，盟生喜，拜曰：犬馬齒二十有二，尚少良配，惠意眷好，固佳，但何處得翁之家人而告訖也？叟曰：君但住北村中，相待月餘，自有來者。



止求不悻煩耳。生恐其言不信，要之曰：實告翁，僕故家徒，四壁恐後日不如所望。中道之棄，人所難堪，即無姻好，亦不敢不守季路之諾。即何妨質言之也？叟笑曰：君欲老夫旦上耶？我稔知君貧，此訂非專為君。慰娘孤而無倚，相托已久，不忍聽其流落。故以奉君子耳。何見疑？即捉臂送生出，拱手闔扉而去。生覺則身卧塚邊，日已將午，漸起，次且入村。人見之，皆驚，謂其已死，道傍經日矣。頃悟叟即塚中人也，隱而不言，但求寄寓。村人恐其復死，莫敢留。村有秀才與同姓，聞之，趨詰家世。蓋生總服叔也，喜導至家，解治之。數日，身愈。因述所遇，叔亦驚異，遂坐待以覘其變。居無何，果有官人至村，訪父墓址，自言平陽進士李叔。

向先是其父李洪都與同鄉某甲行賈死于沂某因瘞諸叢葬處既歸某亦死是時翁三子皆幼長伯仁舉進士令淮南數遣人尋父墓迄無知者次仲道舉孝廉叔向最少亦登第于是親求父骨至沂徧訪是日至村人皆莫識生乃引至墓所指示之叔向未敢信生為其陳所遇叔向奇之審視兩墳相接或言三年前有宦者葬少妻于此叔向恐悞發他塚生遂以所卧處示之叔向命舁材其側始發塚上開則見女尸服妝黥敗而粉黛如生叔向知其悞駭極莫知所為而女已殞起四顧曰三哥來耶叔向驚就問之則慰娘也乃解衣蔽覆舁歸逆旅急發傍塚異父復活既發則膚革猶存撫之僵燥悲哀不已裝斂入林

清點七日，女亦纒絳。若女忽告叔，向曰：「柔阿翁有黃金二錠，曾分一為妾作奩，妾以孤弱無藏所，僅以絲線繫腰，而未將去。兄得之否？」叔向不知，乃使生反求諸壙，果得之一。如女言，叔向仍以綫誌者，分贈慰娘。暇乃審其家世，先是女父歸寅，侯無子，止生慰娘，甚鍾愛之。一日，女自金陵，男氏歸，將媪問渡，撥舟者乃金陵媒也，適有官者任滿赴都，遣覓美妾，凡壘數家，無當意者，將為扁舟詣廣陵，忽遇女，隱生詭謀，急招附渡，媪素識之，遂與其濟。中途投毒食中，女媪皆迷，推媪墮江，載女而返，以重金贖，詣官者入門，媪始知，怒甚，女又惘然莫知為禮，遂撻楚而囚禁之。北渡三日，女方醒，婢言始末，女大泣。

一夜宿于所，自經死，乃瘞諸亂塚中。女在墓，為群鬼所變，李翁時呵護之。女乃父事翁，曰：汝命合不死，當為擇一快婿。前生既見而出，反謂女曰：此生品請可托，待汝三兄至，為汝主婚。一日，曰：汝可歸，俟汝三兄將來矣。蓋即發墓之日也。女子喪次，為叔向緬述之。叔向嘆息良久，乃以慰娘為妹，俾從李姓，畧買衣妝，遣歸。生且曰：資斧無多，不能為妹子辦妝，意將偕歸，以慰母心，何如？女亦欣然。于是夫妻從叔向輦柩並發，及歸，女詰得其故，愛逾所生。館諸別院，喪次女哀悼，過于兒孫，女益憐之。不全東歸，囑諸子為之買宅，適有馮氏賣宅，直六百金，倉猝未能取，遂暫收契券，約日交兌。及期，鳴早至，適女亦從別

院入者。歎哭見之。純似當年搵舟人。馮見亦驚。女趨過之。西兄亦以母小恙。俱集女所。女問。雁前跣躐者為誰。仲道曰。此必前日賣宅者也。即起欲出。女止之。告以所疑。使詰難之。仲道諾而出。則馮已去。而巷南塾師薛先生在焉。因問何來。曰。昨夕馮某。晚早登堂。一署券保。適途遇之。云偶有所忘。暫歸。便返。使僕坐以待之。少間。生及叔向皆至。遂相攀談。慰娘以馮故。潛來屏後。窺客細視之。則其父也。笑出。持抱大哭。翁驚涕曰。吾兒何來。衆始知薛即黃侯也。仲道雖與街頭常遇。初未悉其名字。至是共喜。為述前因。設酒相慶。因留信宿。自道行踪。蓋失女後。妻以悲死。鯨居無依。故遊學至此也。生約買宅。

後迎與同居翁次日往探馮則舉家遁去乃知殺媪賣女者  
即其人也馮初至平陽貿易成家比年賭博日就消乏故賃居  
宅賣女之資亦漸盡矣尅娘得所亦不甚執之但擇日徙居更不  
追其所往李女餽遺不絕一切日用皆供給之生遂家于平陽  
但歸誠甚苦幸于是科得舉孝廉尅娘富貴每念媪為已死  
思報其子媪夫姓殷一子名富好博貧無立錫一日博局爭注  
毆殺人命亡歸平陽速投尅娘生遂留之門下研詰所殺姓名  
蓋即操舟馮某也駭嘆久之因為道破乃知馮即殺媪仇人也  
蓋喜遂役生家薛富候就養于媪為買婦生子女各一焉

○田子成

江寧田子成過洞庭舟覆而沒子肉報明季進士時在抱中  
妻孤氏聞訃仰藥而死良耜受庶祖母撫養成立策仕湖北年  
餘奉憲命營務湖南至洞庭痛哭而返自告才力不及降縣丞  
隸漢陽辭不就院司強督促之乃就輒放蕩江湖間不以官職  
自守一夕織舟江岸聞洞簫聲抑揚可聽乘月步去約半里許  
見曠野中茅屋數椽熒々燈火近窺窺之有三人對酌其中上  
座一秀才年三十許下坐一叟側坐吹簫者年故少吹竟叟擊節  
贊佳秀才由壁吟思若罔聞叟曰盧十君必有佳作請長吟  
俾得共賞之秀才乃吟曰滿江風月冷淒淒瘦艸零花化作泥  
千里雲山飛不到夢魂夜々竹橋西吟聲愴悵叟笑曰盧十

兄故態作笑，因酌以巨觥曰：「老夫不能屬和，請歌以侑酒。」乃歌：「蘭陵美酒之佳，歌已一醉解頰。少年起曰：『我視月斜，何度矣？』笑出見客，拍手曰：『窗外有人，我等狂態盡露也。』遂挽客入，共一舉手。叟使與少年相對坐，試其杯皆冷酒，辭不飲。少年起以葦炬燎壺而進之。良耜亦命僮者出錢行沽，叟因止之，因訊其族。良耜具道生平，叟致敬曰：「吾鄉父母也。」少君姓江，此間土著，指少年曰：「此江西杜野侯，又指秀才曰：『此盛子兄，與公同鄉。』」虛自見良耜殊偃蹇，不甚為禮。良耜因問家居何里，如此清才，殊早不聞。答曰：「流寓已久，親族恆不相識，可嘆人也。」言之哀楚，叟搖手亂之曰：「好客相逢，不理觴政，貽累如此，厭人聽以，遂把杯自飲。」



曰。今請共行之。不能者罰。每擲三色。以相逢為率。復一古典相合。乃擲得么二三。唱曰。三加么二點相同。鷄黍三年約。范公朋友喜相逢。次少年擲得幾二單四。曰。不讀書人。但見俚典。勿以為笑。四加雙二點相同。四人聚義古城。中兄弟喜相逢。虞得雙么單二。曰。二加雙么點相同。呂向兩手抱老翁。父子喜相逢。良耜擲。復與盧同。曰。二加雙么點相同。茅谷二簋歎林宗。主客喜相逢。令畢。良耜興辭。筵始起。曰。故鄉之誼。未遑傾吐。何別之遽。將有所問。願少留也。良耜復坐。問何言。曰。僕有老友某。沒于洞庭。與君同族否。良耜曰。是先君也。何以相識。曰。少時相善。沒日。惟僕見之。因收其骨。葬江邊耳。良耜出。

涕下拜求指墓所。盧曰：「明日來此。」當指示之。要亦易辨。去此數武，但見墳上有叢蘆，十莖者是也。良耜洒淚，與衆拱別。至每終夜不寢，念盧情詞，似皆有因昧異而往，則舍字全無，益駭。因遵所指處尋墓，果得之。叢蘆其上，數之適符數。其教恍然悟。盧子兄之稱，皆其富言所過，乃其父之鬼也。細問之，則二十年前有高公，名富而好善，溺水者皆拯其尸而埋之，故有數墳在焉。遂發塚負骨，棄官而返，歸告祖母，質其狀貌，皆確。江西杜野侯乃其表兄，年十九溺于江，後其父流寓江西，又轉杜夫人，歿后齊竹橋之西，故詩中憶之也。但不知是何人耳。

○○○ 王桂卷

王稹字桂菴大名世家子適南遊泊舟江岸臨舟有榜人女繡履其中風姿韶絕王窺既久女若不覺王朗吟洛陽女兒對門居故使女聞女似解其為己首畧舉首一斜睇之使首繡如故王神志益馳以金一錠投之墮女襟上女拾棄之金落岸邊王拾歸益怪之又以金釧擲之墮足下女撻棄不顧無何榜人自他歸王怨其見釧研詰心急甚女從容以雙鈎覆藏之榜人解纜逕去王心憤喪悵痴坐凝思時王方畏偶悔不即媒定之乃詢舟人皆不識其何姓返舟急追之杳不知其所住不得已返舟而南務畢北旋又沿江細訪並無音耗抵家寢食皆索念之踰年復南買舟江際若家焉日細數行舟往來者帆楫皆

熟而叢舟殊杳居半年皆整而歸行思坐想不能少置一夜發  
至江村過教門見一家柴扉南向門內疎竹為籬意是亭園  
逕入有夜合一株紅綠滿樹隱念詩中門前一樹兩縷花此其是  
矣過教武葦芭光紫又入之見北舍三楹便扉閨焉而有小  
舍紅蕉蔽窓探身一窺則梳架當門眉畫裙其上知為  
女子閨闈愕然却退而內亦覺見之有奔出服室者粉黛微  
呈則舟中人也喜出望外曰亦有相逐之期乎方將狎就女  
父適歸倏然驚覺始知是夢景物歷歷如在目前秘之恐  
與人言破此直替文年餘再適鎮江郡南有徐太僕與有世  
誼相飲信馬而去悞入小村道途景象彷彿平生所歷一門

內馬纓一樹，夢境宛然，駭極投鞭而入，種七物，色與夢無別。再入則房舍一如其數，夢既驗，不復疑慮，直趨南舍，舟中人果在其中。遙見王驚起，以扉自幪，以問何處。男子王遂巡問，猶疑是夢。女見步趨甚近，聞然高，少王曰：「卿不憶擗刺者耶？」俯述相思之苦，且言夢徵。女隔牖審其家世，王具道之。女曰：「既屬宦裔，中饋必有佳人焉。用妾，王曰：「非以御故昏，娶固已久矣。」女曰：「果如所云，足知君心妾此情，難告父母，然亦方命而絕數家。金釧猶在，料鍾情者必有托聞耳。」父母偶適外戚行，且至君姑退，倩冰妾會計，無不遂。若望以非禮成耦，則用心左矣。」王倉卒欲出，女遙呼王，曰：「妾若娘，姓孟氏，父字江離。」王記。

而出罷筵早返。謁江離。江迎入。設坐籬下。王自道家閣即致來  
意。兼納百金為聘。翁曰。息女已字矣。王曰。訊之甚確。固待聘  
耳。何見能之深。翁曰。適間所說。不敢為誑。王神情俱失。措別  
而返。當夜輾轉。無人可媒。向欲以情告太僕。恐娶傍人。女為  
先生笑。今情急無可為媒。質明詣太僕。實告之。太僕曰。此翁  
與有瓜葛。是祖母嫡孫。何不早言。王始吐隱情。太僕疑曰。江  
離固貧。素不以操舟為業。得毋誤乎。乃遣子大郎詣孟。孟  
曰。僕雖空匱。非賣昏者。曩公子以金自媒。諒僕必為利動。  
故不敢附為婚媾。既承先生命。必無錯謬。但頑女頗恃嬌愛。  
好門戶。輒便拘却。不得不與商確。免他日怨婚也。遂起。少入

而返拱手一如尊命約期乃別大郎復命王乃盛備禽獸納來  
於孟假館太僕之家親迎成禮居三日辭岳北歸夜宿舟中間  
芸娘曰向於此處遇卿固疑不類舟人子當日泛舟何之答云妾  
叔家江北偶借扁舟一者視耳妾家僅可自給然僕來物頗不  
貴視之笑君雙瞳如豆屢以金幣動人初聞吟聲知為風雅士  
又疑為僕薄子作蕩婦挑之也使父見金劍君死無地矣妾憐  
才心切舌王笑曰卿固黠甚然亦墮吾術矣女問何事王止而不  
言又固詰之乃曰家門日近此亦不能終秘寔告卿我家中固有  
妻在吳尚書女也芸娘不信王故壯其詞以實之芸娘色變  
默移時遽起奔出王踣履追之則已投江中矣王大呼諸船驚

聞夜色昏濛惟有滿江星點而已王悼痛終夜沿江而下以重  
價覓其骸骨亦無見者邑人而歸憂痛交集又恐翁采視女  
無詞可對有姊文官河南遂命駕造之年餘始得途中遇雨休  
裝民舍見房廊清潔有老嫗弄兒履間兒見王入即撲求抱  
王怪之又視兒秀婉可愛攬置膝頭嫗喚之不去少頃雨霽  
王舉兒付嫗下堂趨裝兒啼曰阿爹去矣嫗耻之呵之不止  
強抱而去王坐待治任忽有麗者自屏後抱兒出則芸娘也  
方說異聞芸娘罵曰屏心即遣此一塊肉焉置之王不知為已子  
酸來刺心不暇問其往迹先以前言之戲矢日自白芸娘始及怒  
為悲相向涕零先是地主身親六旬無子携嫗往朝南海歸途泊



江陰翁娘隨波下通簡翁舟翁命從人拯出之療瘵夜始漸  
蘇翁娘視之是好女子甚喜以為己女携歸居數月欲為擇婿  
女不可踰十月生一子名曰寄生王避而具家寄生方週歲也王于  
是解裝入拜翁娘遂為岳婿居數日始舉家歸至則孟翁坐  
待已兩月矣翁初至見僕輩情詞恍惚心頗疑怪既先始共  
歡慰歷述所遭乃知其校格者有由也

○○○寄生附

寄生字王孫郡中名士父母以其襁褓認父謂有夙患鍾愛之長  
益秀美八九歲能文十四入郡庠每自擇偶父桂巷有妹二娘適  
鄭秀才子偕生女閨秀慧艷絕倫王孫見之心切愛慕積久

寢食俱廢。父母大憂。苦研詰之。遂以實告。父遣冰於鄭。性方謹。以中表為嫌。却之。王孫愈病。母計無所出。陰號致二娘。但求閨秀。一臨存之。鄭聞益怒。出惡聲焉。父母既絕望。聽之而已。郡有大姓。張氏。五女皆美。幼者名五可。尤冠諸妹。擇婿未字。一日上墓。途遇王孫。自輿中窺見。歸以白母。母沈知其意。見媒媪于氏。微示之。媪遂詣王所。時王孫方病。訊知笑曰。此病老身能醫之。云。娘問故。媪述張氏意。極道五可之美。云。娘喜。使媪往候王孫。媪入。撫王孫而告之。王孫搔首曰。醫不對症。奈何。媪笑曰。但問醫費否耳。其良也。召和而饒。至可矣。執其人以求之。守死而待之。不亦痴乎。王孫歎曰。但天下之醫。無愈和者。媪曰。何見之不廣也。遂以五可之

容顏髮膚。神情態度。口寫而手狀之。王孫又搔首曰。媿休矣。此  
余願所不及也。反身向壁不復聽矣。媿見其志不移。遂去。一日  
王孫沉痾中。忽一婢入曰。所思之人至矣。喜極躍然而起。急出舍。則  
麗人已在庭中。細認之。却非閨秀。着松花色細褶。綉裙。雙鈎微  
露。神仙不啻也。拜問姓名。答曰。妾五可也。君深於情者。而獨鍾閨  
秀。使人不平。王孫謝曰。生平未見顏色。故目中止一閨秀。今知罪  
矣。遂與要誓。方握手殷。適母來撫摩。遽然而覺。則一夢也。回  
思聲容笑貌。宛在目中。陰念五可。果如所夢。何必求所難。遇。因  
而以夢告母。母喜其念少奪。急欲媒之。王孫恐夢見不的。託鄰  
姬素識張氏者。偽以他故詣之。囑其潛相五可。姬至其家。五可

方病，靠枕支頤，婀娜之態，傾絕一世。近問何恙，女嘿然笑，帶不作一語。母代答曰：「非病也，連日與爹娘負氣耳。」嫗問故，曰：「諸家閨名，皆不願必如王家寄生者方嫁，是為母者勸之急，遂作意不食數日矣。」嫗笑曰：「娘子若配斗郎，真是玉人成毀也。」渠若見五娘，恚又憔悴死矣。我歸，即令倩冰如何可止之，曰：「堯勿爾，恐其不諧，益增笑耳。」嫗銳然以必成自任，五可方微笑。嫗歸復命，一如媒嫗言。王孫詳問衣履，亦與夢合，大悅。意雖稍舒，然終不以人言為信。過數日，漸瘳，秘拈于嫗來，謀以親見。五可媿難之，姑應而去。久之不至，方欲覓問，嫗忽忻然來，曰：「機幸可圖。」五娘向有小恙，因令婢輩將扶移過對院，公子往伏伺之。五娘行緩，委曲可以盡睹矣。

王孫喜明日命駕早往媼先在焉即令繫馬村樹引入臨路舍  
設座掩扉而去少間立可果扶婢出王孫自門隙目注之女從門外  
過媼故指揮雲樹以遲纖步王孫窺覘盡悉意顛不能自持  
未幾媼至曰可以代閨秀否王孫中謝而返始告父母道好喜暨  
及於性財五可已別字矣王孫失意悔悶欲死即刻復病父母  
憂甚責其自誤王孫無詞惟日飲米汁一合積數日雞骨支離  
較前尤甚媼怒至驚曰何憊之甚王孫涕下以情告媼笑曰  
公予前日人起汝來而故邀之今日汝求入而能必遂耶勉然可  
為加早與老身謀即許京都皇子能奪還也王孫大悅求策  
媼命函啓保約次日候于張所桂巷恐以唐突見拒媼曰前

與張公業有成言。延數日而遽悔之。且彼字他家。尚無出信。諺云先炊者先食。何疑也。程菴從之。次日二僕往。並無異詞。厚犒而歸。王孫病頓起。由此閨秀之想遂絕。初期子偕却聘。閨秀頗不憚。及聞張氏婚成。心愈抑鬱。遂病。日就支離。父母詰之不肯言。婢窺其意。隱以告母。鄭聞之。怒不醫。以聽其死。二娘愬曰。吾妾亦殊不惡。何守頭巾戒。殺吾嬌女。鄭志曰。若所生女不如早亡。免貽笑柄。以此夫妻反目。二娘與女言。將使仍歸王孫。若為姦女。佯首不言。意若甚願。二娘南鄭。上更怒。付二娘置女度外。不復預聞。二娘愛女切。欲寔其言。女乃喜。病漸瘳。窺探王孫親迎。有日矣。及期以侄完婚。偶欲歸寧。昧且使人求僕。

與于兄。最友愛。又以居村鄰近。遂以所脩親迎車馬先迎二娘。既至。則收女入車。使兩僕兩嫂護送之。到門。以毡貼地而入。時鼓樂已集。從僕以令吹搗。一時人聲沸騰。王孫奔視。則女子以紅帕蒙首。駭極欲奔。鄭僕夾扶。便令交拜。王孫不知何由。即便拜訖。二嫂扶女逕坐青廬。始知其閨秀也。攀家皇亂。莫知所為。時漸朔暮。王孫不復敢行親迎之禮。桂菴遣僕以情告。張上怒。遂欲斷絕。五可不肯曰。彼雖先至。未受雁米。不如仍使親迎。父納其言。以對米使。上踣桂菴。終不敢從。相對得思。喜怒俱無所施。張待之既久。知其不行。遂亦以輿馬送五可。至因另設青帳於別室。王孫周旋兩間。踈嬾無以自處。女乃調傳于中。

使序行以齒。二女皆諾。及五可聞閨秀羞長。稱姊有難色。母甚慮之。比三朝公會。立可見閨秀風致。宜人。不覺右之。自是始定。然父姊忌其積久不相能。而二女却無間言。衣履異。着相愛如姊妹焉。王孫始問五可却媒之故。笑曰。無他。聊報君之却于媪耳。尚未見姦。意中止有閨秀。即見姦亦畧斬之。以覘君之視妾較閨秀何如也。使君為僕病而不為妾病。則亦不必強求容矣。王孫笑曰。報亦慘矣。然非于媪。何得一艷芳容。五可曰。是妾自欲見君。媪何能為過。舍呼時。豈不知耽亡替在取耶。村中業相要。何尚未知信耶。王孫驚問何如。曰。妾病中夢至君家。以語。妾後聞君亦夢妾。乃知魂魄真到此也。王孫異之。遂述所



夢時日悉符父子之良緣。皆以夢成。亦奇情也。故並誌之。

異史氏曰。父痴子情。子遂幾為情死。所謂情種。其玉孫之謂與。不有善夢之父。何生痴情之子哉。

。○褚遂良

長山趙某。稅屋大姓。病癥結。又孤貧。奄然就斃。一日力疾就涼。移臥簀下。及醒。見絕代麗人坐其傍。因詰問之。女曰。我特來為汝作婦。其驚以無論貧人。不敢有妄想。且奄息有婦。何為。女曰。我能治之。某曰。我病非倉猝可除。縱有良方。其如無資買藥。何。女曰。我醫不用藥也。遂以手按趙腹。力摩之。覺其掌熱如火。移時腹中痞塊隱隱作解枵聲。又少時欲登廁。急起走數武。

解衣天下膠液流離結塊盡出覺通體爽快返卧故處謂女曰  
娘子何人祈告姓氏以便尸祝答云我孤仙也君乃唐朝褚遂良  
曾有恩于妾家每銘心欲一圖報日相尋覓今始得見夙願可酬  
矣其自慚形穢又慮茅屋灶煤玷染華裳女但請行趨乃導入  
家土莖無蓆灶冷無煙曰無論光景如此不堪相辱即卿能甘  
之請視窳底空又何以養妻子女但言無慮言次一回頭見榻  
上粘席余褥已設方將致語又轉瞬見滿室皆銀光紙裱貼如  
鏡諸物已悉變易几案精潔有酒並陳矣遂相款飲日暮與  
同狎寢如夫婦主人聞其異請一見之女即出見無難色由此四方  
傳播造門者甚夥女並不拒絕或設筵招之女必與夫俱一日座中

一孝廉陰萌淫念。女已知之。忽如誚。讓即以手推其首。已過楹外。而身猶在室。出入轉側。皆所不能。因共哀免。方出之。積年餘。造請者日益煩。女頗厭之。被拒者輒罵。趙值端陽飲酒。高會。忽一白兔躍入。女起曰。春藥。竊來見召矣。謂兔曰。請先行。兔趨出。迎太女命。趙取梯。趙子舍後。負長梯來。高數丈。庭有大樹。一章使倚其上。梯更高于樹杪。女先登。趙亦隨之。女回首曰。親翁有願從者。當即移步。衆相視不敢登。惟主人一僮。踴躍從其後。上已益高。梯盡雲接。不可見矣。共視其梯。則多年破扉。去其白板耳。群入其室。及壁敗灶。依然他無一物。猶憶僮返。可問。竟終杳已。

○○○劉全

鄒平牛醫侯某，荷飯餉耕者至野，有風旋其前，侯即以杓掘  
漿，祝奠之主數杓，風始去。一日適城隍廟開步廊，下見內塑劉全  
獻瓜像，被烏雀遺糞，糊蔽月睛。侯曰：劉大哥，何遂受此玷污？因  
以爪甲為除去之。後數年，病臥，被二皂攝去，至官衙前逼索財賄，  
甚苦。侯方無所為，詎忽自內一綠衣人出見之，訝曰：侯翁何來？侯  
便告訴。綠衣人責二皂曰：此汝侯大爺，何得無禮？二皂喏曰：避謝  
不知。俄聞鼓聲如雷，綠衣人曰：早衙矣。遂與俱入，令立墀下。曰：姑  
立此，我為汝問之。遂上堂，點手，招一吏人下，畧道教語。吏人見侯拱  
手曰：侯大哥來耶？汝亦無甚大事，有一馬相訟一質使，可復還。遂

別而去。少間堂上呼侯名，侯工跪一馬亦跪。官問侯馬言彼汝藥死，有誰倭曰：彼得瘧症，某以瘧方治之，既藥不瘳，隔日而死。與某何涉？馬作人言，兩相苦官命稽籍，註馬壽若干，應死于某年月日，數確符，因訶曰：此汝大數已盡，何得妄控此之而去？因謂倭曰：汝存心方便，可以不死，仍命三息送回前二人，亦與俱出。又囑達中善相視，倭曰：今日雖蒙覆庇，生平實未識荆乞示姓字，以圖報線。衣人曰：三年前僕從泰山來，焦渴欲死，經君村外，蒙以杓漿見飲，至今不忘。吏人曰：某即劉全，曩被崔某之誘，閱不可耐，君手為泔除，是以取上。奈冥間酒饌，不可以奉賓客，請即別矣。倭始悟，乃歸。既至家，款留二息，並不敢飲其杯水。

侯魁蓋元已踰兩日矣。從此益得善。每送節序。必以漿酒酌別。全羊白。尚強健能起乘馳走。一日迷罔。見劉全騎馬來。若將速行。拱手道。濕涼旱。劉曰。君數已盡。勾牒出矣。勾役欲相拉。我禁使弗復。君可歸治後事。三日後我來。同君行。地下代買小款亦無苦也。遂去。侯歸告妻子。招別戚友。棺衾俱備。第四日。暮對衆曰。劉大哥來矣。入棺遂歿。

○。姪生

南陽鄒氏。志抓金錢什物。輒被竊去。逆之。成益甚。郭有甥姪生。名士不羈。焚香代為禱免。卒不應。又祝舍外祖使臨已家。亦不應。衆笑之。生曰。彼能幻變。必有人心。我固將引之。俾入正果。數日。輒一往。

祝之雖不見驗。然生所至。狐遂不擾。以故鄂常止生宿。生夜望空  
請見。邀盜賊。一日生歸。獨坐齋中。忽房門緩。自開。生起致敬。曰  
狐兄來耶。殊寂無聲。又一夜門自開。生曰。倘是狐兄。降臨固小生所  
禱祝而求者。何妨即賜光霽。却又寂然。案頭有錢二百。及明失  
之。生至夜。增以數百。中宵聞布怪響。生曰。來取敬。其時銅數  
百。憐用僕。雖不充裕。然非鄙吝者。若緩急有需。無所厚言。何  
必盜竊。少間視錢。脫去二百。生仍置故處。數夜不復失。夫有熟雞  
欲供客而失之。生至。又益以酒。而狐從此絕迹矣。鄂家素如故。  
生又往祝曰。僕設錢而子不取。設酒而子不飲。我外祖衰邁。無為  
久崇之。僕備有不腆之物。夜當憑汝自取。乃以錢千。酒一罇。

兩雞皆聶劫陳几上生卧其傍終夜無聲錢物如故狐怪從此亦絕生一日晚歸啓齋門見案上酒一壺輝輝盈盤錢四百以赤繩貫之即前日所失物也知狐之報嗅酒而香酌之色碧綠飲之甚醇壺盡半酣覺心中貪念頓生焉然欲作賊便啓戶出思村中一富室遂往越其墻已雖高一躍上下如有翅翎入其齋竊取貂裘金鼎而出歸置牀頭始就枕眠天明携入內室妻驚問之生囁嚅而告有喜色妻駭曰君素剛直何忽作賊生恬然不為怪因述狐之有憶妻恍然悟曰是必酒中之狐毒也因念丹砂可以却邪遂研入酒飲生少頃生忽失聲曰我奈何做賊妻代解其故爽然自失又聞富室被盜薛傳里黨生



終日不食。莫知所處。妻為之謀。使乘夜拋其牆內。生從之。富室復得故物。事亦遂寢。生歲試冠軍。又舉行優。應受信賞。及發落之期。道署梁上粘一帖云。姬某作賊。偷某家裘。豈何為行優。梁最高。非敢足。可粘文宗疑之。執帖問生。生愕然。思此事除妻外無知者。况署中深窳。何由而至。因悟曰。此必狐之為也。遂緝。連無諱。文宗賞禮有加焉。生每自念無取罪于狐。所以屢啗之者。亦小人之恥。獨為小人耳。

異史氏曰。生欲引邪入正。而反為邪惑。狐意未必大惡。或生以諧引之。狐亦以戲美之耳。然非身有夙根。室有賢助。幾何不如原涉所云。家人寡婦。一為盜污。遂行淫哉。吁。可惧也。

吳木欣云。康熙甲戌一鄉科。令浙中。點稽囚犯。有竊盜。已刺字訖。例應遂釋。令嫌竊字減筆。從俗。非官板正字。使刮去之。候創平。依字彙中點畫形象。另刺之。盜口占一絕云。手把菱花仔細看。淋漓鮮血舊痕斑。早知面上重為苦。竊物先防識字官。禁卒笑之曰。詩人不求功名。而乃為盜。又口占答之云。少年學道志功名。只為家貧恨一生。莫得贖財權子母。囊遊燕市博恩榮。即此觀之。秀才為盜。亦仕進之志也。孤授姬生。以進取之資。而返悔為所恨。迂哉一笑。

果報

安印某生。通下筵之術。其為人邪蕩不檢。每有錯穴踰隙之行。則

之一日忽病藥之不愈曰吾實有所見冥中怒我狎褻天數將重  
譴矣藥何能為此何目暴瞽兩手無故自折

某甲者伯無嗣甲利其有願為之後伯既死田產悉為所有遂背  
前盟又有叔家頗裕亦無子甲又父之死又背之于是併三家之  
產富甲一鄉一日暴病若狂自言曰汝欲享富厚而生取遂以  
利刃自割肉片一擲地又曰絕人後尚欲有後取剖腹流腸遂斃  
未幾子亦死產業歸人矣呆報如此可畏也夫

○ ○ 弊方

明季濟郡以北鄰數州縣邪疫大作比戶皆然齊東農民韓方  
性至孝父母皆病因其藉帛與椅于孤石大夫之廟歸途零涕過

一人衣冠清潔問何悲韓具以告其人曰孤石之神不在于此禱之何益僕有小術可以一試韓喜詰其姓字其人曰我不求報何必通鄉置乎韓敦請臨其家其人曰無須但歸以黃紙置牀上厲聲言我明日赴都告諸獄帝病當已韓恐不驗堅求移置其人實告子我非人也巡環使者以我誠篤俾為南縣土地感君孝禱授此術目前獄帝舉枉死之鬼其有功人民或正直不作邪崇者以城隍土地用今日殃人者皆郡城北兵所散之鬼急欲赴都自投故沿途索賂以謀口食耳言告獄帝則彼必懼故當已韓悚然起敬伏地叩謝及起其人已渺萬嘆而歸遵其教父母皆愈以傳鄰村無不驗者異史氏曰沿途崇人而往以求不作邪崇之用此與策馬應不

求聞道之科者何殊哉。天下事在大率類此。猶憶甲戌乙亥之間，當事者使民捐穀，其疏謂民樂輸，于是各州縣如數取盈。甚者敲朴時郡北七邑被水，歲收僅辦尤難，唐太史偏至利津，見繫逮者十餘人，因問為何事，答曰官捉吾等赴城北追樂輸耳。農民不知樂輸二字作何解，遂以為徭役，獻比之名，豈不可嘆而可笑哉。

○○○ 紐針

虞山思東昌人居積為業，妻夏歸，遂見門外一媪，偕少女哭甚哀，夏詰之，媪揮泪相告，乃知其夫王司齋，亦宦裔也，家中落，無衣食，業晚中保貸富室黃氏金作賞，中途道絕喪賢，幸不死，至家

黃素情計子母不下三千金實無可準抵黃窺其女納針美將謀  
作妾使中保質告之如肯可折債外仍以廿金壓券王謀諾妻上  
泣曰我雖貧固簪纓之貴彼以執鞭發跡何敢遂將吾女况叔針  
固自有婿汝何得擅作王先是同邑博孝廉之子與王投契生男  
阿外與襟中結婚後孝廉官于閩年餘而卒妻子不能歸青耗  
俱絕以故叔針于尚未字也妻言及此王無詞但謀所以為計  
妻曰不得已其試謀諸兩弟蓋妻范氏其祖曾任京職兩孫田  
產尚多也次日妻携女歸告兩弟而弟任其涕泣並無一詞肯為  
設處范乃踣啼而歸適逢夏語且訴且哭夏憐之視其女綽  
約可愛益為哀楚遂邀入其家款以酒食慰之曰女子勿戚妻當

竭力以乞未違謝女已哭伏在地益加恍惚壽思曰雖有薄畜然三十金亦復大難當典質相付母女拜謝夏以三日為約別後百計為之營謀亦未敢告諸其夫三日未滿其數又使人假諾其妻范母女已至因以實告又訂次日抵暮假金至合裝並置牀頭至夜有盜穴壁以火入夏覺晚之見一人臂拳短刀狀貌兇惡大惧不敢作聲偽為睡著迨近箱意將發高回顧夏枕邊有裝物探身攫去就燈解視乃入腰囊不復眩暈而忝夏乃起呼家中唯一小婢隔牆呼鄰人集而盜已遠夏乃對燈啜泣見婢睡熟乃引帶自經于櫺間天曙婢覺呼人解救四肢冰冷虞聞奔至詰婢始得其由驚涕營葬時方夏尸不僵亦不腐過七日乃殮之

既葬，緝針潛出，哭于其墓，暴而怒，集霹靂大作，發墓。緝針震死。虞聞奔驗，則棺木已啓，妻呻嘶其中，抱出之，見女尸，不知為誰。夏審視，始辨之，方相駭怪。未幾，范至，見女已死，哭曰：「固疑其在此，今果然矣。」聞夫人自縊，日夜不絕聲。今夜語我，欲哭于殯宮，我未之應也。夏感其義，遂與天言，即以所葬材穴葬之。范拜謝。范亦歸，告其夫，聞村北一人被雷擊死，遂身有字云：「偷夏氏金賊。」俄聞鄰婦哭聲，乃知雷擊者即其夫馬大也。村人白于官，官拘婦械輟，則范氏以夏之指金賄女，對人感泣。馬大賭博無賴，聞之而益心遂生也。官押婦投監，則止存二十數，又檢馬尸得四數，官判責婦償補責還虞，夏益喜，全金悉仍付范，俾償債。



主葬女三日夜大雷電以風噴復甦女亦預活不歸其家往扣夏氏之門蓋認其墓疑其復生也夏驚起隔扉問之女曰夫人果生耶我初針耳夏駭為鬼呼鄰媪詰之知其復活喜內入室女自言願從夫人服役不復歸矣夏曰得無謂我損金為買婢耶汝葬後債已代償可勿見稽女益感泣願以母事夏不允女曰兒能操作亦不坐食天明告范范喜急至亦從女意即以屬夏范去夏強送女歸女啼思夏王心齋自負女來委諸門內而去夏見驚問始知其故遂亦安之女見虞至急下拜呼以父虞固無子女之見女依憐人頗以為歡女紡績縫紉勤勞臻至夏偶病劇女晝夜給後見夏不食亦不食面上時有啼痕

向人曰。母有萬一我誓不復生。夏少瘳。始解顏為歡。夏聞流涕。曰。我四十無子。但得生一女如紉針亦足矣。夏從不育。翰忽生一男。人以為行善之報。居二年。女益長。與王謀。不能堅守舊盟。王曰。女在君家。婚姻惟君所命。女十七。惡美無雙。此言出。問名者趾錯于門。夫妻為揀富室。黃某亦遣媒來。虞惡其為富不仁。力却之。為擇于馮氏。馮邑名士子。慧而能文。將告于王。王出負販未歸。遂迎諾之。黃以不得于虞。亦托作賈跡。王所在。設饌相邀。更復助以資斧。漸清習。因自言其子慧。以自媒。王感其情。又仰其富。遂與訂盟。既歸。詣虞。則虞昨日已受馮氏婚書。聞王所言。不悅。呼女出。告以情。女憐然曰。僕主吾死也。以我事仇。但有

一死王無顏托人告黃以馮氏之盟黃怒曰女姓王不姓虞我約在先彼約在後何得背盟遂控于邑案意以先約判歸黃馮曰王其以女付虞因言婚嫁不復預聞且某有定婚書彼不過杯酒之設耳寧不能斷得惟女願從之黃又以金賂官求其左袒以此月餘不決一日有孝廉北上公車過東昌使人問王心齋適問于虞上轉語之蓋孝廉姓傅取阿卯也入閩籍十八已鄉薦矣以前約未婚其女囑令便道訪王問女嘗否名字也虞大喜邀傅至家歷述所遭然婿遠來數千里患無憑據傅啟篋出王當日先婚書虞招王至驗之果真乃共喜是日當官覆審傅投刺謁案其案始猶謂吉約期乃去會試

後帝幣帛而遷居其舊第。行親迎禮。進士報已到闕。又報至東傳。又授南宮。復入都觀政而返。女不樂南渡。傳亦以廢墓在。遂獨柱扶父柩。載母俱歸。又數年。虞卒。子總七八歲。女撫之。過于其舅。使請書。得入。是摩家稱素封。皆傳力也。

異史氏曰：神龍中亦有游俠耶。彭喜癖惡。生死皆以雷霆。此錢塘破陳舞也。舞之屢擊。皆為一人。焉知約針非龍女。請降者耶。

○○桓侯

荊州彭好士友家歎歸。下馬沒使。馬赴州路傍。有細草一業。蒙茸可愛。初放黃花。乾光奪目。馬食已過半矣。彭後其

餘並喚之有餘香因納諸懷。起乘復行。馬驚駭馳。頗覺  
快意。竟不計筭歸途。縱馬所之。忽見夕陽在山。始將旋轡。  
但望亂山叢踏。並不知其所。一青衣人來見馬方噴嘶。代  
為捉脚曰。天已近暮。吾家主人便請宿止。彭問此屬何地。  
曰。閭中也。彭大駭。蓋半日已千餘里矣。因問主人為誰。曰。  
到彼自知。又問何在。曰。咫尺耳。遂代鞍疾行人。馬若飛過。  
一山頭見半山中屋宇重疊。解以屏幔。遥睹衣冠一簇。若有  
所伺。彭至下馬。相向拱敬。俄主人出。氣象剛猛。巾服都異人。  
世拱手向客曰。今日客莫遠。手彭君。因揖彭請先行。彭謙謝。  
不肯遽先。主人捉臂行之。彭覺捉處如被桎梏。痛欲折。不敢

復爭遂行下此者猶相推讓主人或推之或挽之客皆呻吟傾跌似不能堪一依主命而行登堂則陳設炫麗兩客一進彭暗問接坐者主人何人答云此張桓侯也彭愕然不敢復咳合座寂然酒既行桓侯曰歲上叨擾親賓聊設薄酌盡此區上之意值遠客辱臨亦屬幸過僕物安有干求如少存愛戀即亦不強彭起問何物曰尊乘已有仙常非塵世所能驅策欲市馬相易如何彭曰敢以奉軌不敢易也桓侯曰當報以良馬且將賜以萬金彭離席伏謝桓侯命人曳起之俄傾酒饌紛綸日落命燭衆起辭彭亦告別桓侯曰君遠來焉歸彭顧同席者曰已求此公作居停主人矣桓侯乃以福以巨觴酌客謂彭曰所懷香州鮮者可以成仙枯者可以點金丹也

並得金一萬，即命僮仆投鼓，又拜謝桓侯曰：「明日造市，請于馬群中任意擇其良者，不必與之論價，吾自給之。」又告眾曰：「速各歸家，可少暇以濟谷，唯乞觴盡謝別而出。」途中始詰姓字，同座者為劉子驥，同行二三里，越嶺即覩村舍，眾客陪彭並至劉所，始述其異。先是村中歲一賽社于桓侯之廟，斬牲優戲，以為成規，劉其有善者也。三日前賽社方畢，庚午各家皆有一人邀請過山間，言之言殊恍惚，但敦促甚急，過山見亭舍，相共駭疑，將至門，使者始實告之，眾亦不敢却退，使者曰：「姑集此，邀一遠客行至矣。」蓋即彭也。眾述之為怪，其中被把握者皆患眉痛，解衣燭之，膚面青黑，彭自視亦然。眾散，劉即獲，被供寢，既明，村中爭延客，又伴彭入市相馬，十餘日。

相數十匹。苦無佳者。鈔亦拚。苟就之。又入市。見一馬骨相似。佳。騎試之。神駿無比。遂騎入村。以待幣者。再往。再之。其人已去。遂別村人。欲歸。村人各覲金貨。遂歸。馬一日行五百里。林家述所自來。人不之信。囊中出買物。始共怪之。香州久核。恰得七首。遵方。點化家。以暴富。遂敬詣。故處。獨祀桓侯之祠。優戲三日而返。

異史氏曰：親桓侯燕賓。而後信武夷慢亭。非誕也。然主人肅客。遂使蒙愛者。幾欲折肱。則當年之勇力。可想。

吳木欣言有李生者。唇不掩其門。齒露于外。盈指。一日于某所。宴集。二客。遜上下。其爭甚苦。力挽使前。力却向後。力猛。用脫。李適立。其後肘過。觸。毀齒。並墮。血下如湧。衆愕。



然其爭乃息此與桓侯之握臂折肱同一笑也

○○粉蝶

陽曰且瓊州士人也偶自他郡歸泛舟于海連颼風舟將覆忽報一虛舟來急躍登之回視則同舟盡沒風愈狂瞑然任其所吹以何風定開眸忽見島嶼舍宇連垣把棹近岸直抵村門村中寂然行坐良久雞犬無聲見一門北向松竹掩護時已初冬牆內不知何花蓓蕾滿樹心愛悅之遂巡遂入庭聞琴聲步少停有婢自內出年約十四五飄洒艷麗睹陽遂身遽入俄聞琴聲歇一少年出訝問客所自來陽具告之轉詰和族陽又告之少年喜曰我姻親也遂揖請入院中精舍華好又聞琴聲既入舍則一少婦危坐朱絃

方調年可十九。風采煥映。見客入。推琴欲逝。少年止之曰。勿道。此正  
卿家瓜葛。因代湘所由。少婦曰。是吾侄也。因問其祖妣尚健否。父  
母年幾何矣。陽曰。父母四十餘。都各無恙。惟祖母六旬。得疾沉痾。一  
步履須人耳。姪實不省。姑係何房。望祈明告。以便歸述。少婦曰。道  
途遠。曷音問。梗塞久矣。歸時但告而父。十姑則訊矣。渠自知之。陽  
問姑丈何族。少年曰。海州姓。宴。此名神仙島。離瓊三千里。僕流寓  
亦不久也。十娘起。入使婢以酒食餽客。鮮蔬香美。亦不知其何名。  
飯已。引與瞻眺。見園中桃李含苞。頗以為恆。宴曰。此處夏無酷暑。  
冬無大寒。花無斷時。陽喜曰。此乃仙鄉。歸告父母。可以移家作鄰。  
宴但微笑。遂辭炳煥。見琴橫案上。請一聆其雅操。宴乃撫絃。捻

杜十娘自內出宴曰來。知為若任鼓之十娘即坐問任願何耳。陽  
曰任素不諳琴操實無所顧。十娘曰但隨意命題皆可成調。陽笑曰  
海風引舟亦可作一調否。十娘曰可。即搯絃挑動。若有舊語。意調  
崩騰。靜會之。如身仍在舟中。為颶風之所擺簸。陽驚嘆欲絕。問  
可學否。十娘授琴。試使勾撥。曰可教也。欲何學。曰適所奏颶風操。  
不知可得幾日學。請先錄其曲吟誦之。十娘曰此無文字。我以意  
譜之耳。乃別取一琴。作勾剔之勢。使陽效之。陽習至更餘。音節  
粗合。夫妻始別去。陽目注心疑。對燭自鼓。久之頓得妙悟。不覺起  
舞。舉首忽見婢立燈下。驚曰。知因猶未去耶。婢笑曰。十姑命待  
妾。腹掩戶移絳耳。審顧之。秋水澄。意態媚絕。陽心動。微挑。

之婢俯首含淚陽益惑之遽起梳頭婢曰勿爾夜已四漏主人將起彼此有心來宵未曉方狎抱間鼻喚粉蝶婢作色曰殆矣急奔而去陽潛往聽之但聞喜曰我固謂婢子塵緣未滅汝必欲取錄之今如何矣且鞭三百十娘曰此心一萌不可給使不如為吾任遣之陽甚慚悵返齋放燭自寢天明有童子來侍盥沐不復見粉蝶矣心揣已恐見詭遂俄宴與十姑並出似無所介于懷便考所業陽為一鼓十娘曰雖未入神已得什九肆熟可以鑿妙陽復求別傳宴秋以天女請降之曲指法拘折習之三日始能成曲喜曰梗槩已盡此後但須熟耳嫻此兩曲琴中無硬韻矣陽頗憶家告十娘曰吾居此蒙姑撫養甚樂顧家中懸念離家三千里何日可能還也十

娘曰此即不難。故舟尚在。當助一帆。風子無家室。我已遣弟煇矣。乃贈以琴。又投以藥。曰。歸醫祖妣。不惟却病。亦可延年。遂送至海岸。仰登舟。陽覓楫。十娘曰。無須此物。因解裙作帆。為之繫。繫陽慮遂途。十娘曰。勿憂。但聽帆漾耳。繫已下舟。陽凄然。方欲拜謝。別而南風競起。離岸已遠矣。視舟中糗糧已具。然止足供一日之餐。心怨其吝。腹餒不敢多食。惟恐遮盡。但嚼胡餅一枚。覓表裏甘芳。餘六七枚。珍而存之。即亦不復饑矣。俄見夕陽。欲下方。悔來時未索膏燭。瞬息。遙見人煙。細審則瓊州也。喜極。旋已近岸。解裙裹餅而歸。入門。舉家驚喜。蓋離家已十六年矣。始知其遇仙。視祖妣。母老病益德。出藥投之。沉疴立除。其怪問之。因述所見。祖妣泣。

然曰是汝姑也。初老夫人有少女名十娘，生有仙姿，許字宴氏。年十六歲，入山不返。十娘待至三十餘，忽無疾自殞，葬已三十餘年。聞且言其疑其未死，出其孺，則猶在家所素著也。餅分啖之一枚，終日不餓，而精神倍生。老夫人命發塚驗視，則空棺存焉。且初聘吳氏女未娶，且數年不運，遂他適。共信十娘言，以俟粉蝶之至。既而年餘無音，始謀他圖。臨邑錢秀才有女名荷生，艷名遠播。年十六未嫁，而三喪其婿，遂媒定之。謂吉成禮，既入門，光艷絕代。旦視之，則粉蝶也。驚問曩事，女茫乎不知。蓋被逐時，即降星之辰也。母為之致天女誦降之條，願支願凝想，若有所會。

李檀斯

長山李檀斯國學生也其村中有媪走無常謂人曰今夜與一人  
穿檀老投生淄川栢家庄一新門中身軀重讚幾被壓死時  
李方與客惜飲恚以媪言為妄至夜無疾而卒天明如所言  
往問之則其家夜生女矣

○○○錦瑟

沂人王生少孤自為族家清貧然風標情潔洒然裙履少年也  
富翁蕭氏見而悅之妻以女許為起屋治產娶未幾而翁死  
妻兄弟鄙不益數婦尤嬌媚倨常備奴其夫自享饅饌生至則脫  
粟歡飲折種為匕置其前王恚隱忍之年十九往應童試被黜自郡  
中歸婦適不在室釜中烹羊腓熟就噉之婦入不語移釜去生大慚

抵著地上曰。所遭如此。不如死。婦志剛。死期即投案。為自經之具。生忿投案。院敗婦。生含憤出。自念良。不如死。遂懷帶入深林。至叢樹下。方揮枝緊帶。忽見土堆。則微露裙幅。瞬息一掉出。睹生急返。如影就滅。土壁亦無縱縫。痕固如妖異。然欲覓死。故無畏怖。釋帶坐視之。少間復露半面。一窺即縮去。念此鬼物。從之必有死藥。因抓石叩壁曰。地如可入。幸示一途。我非求歎。乃求死者。久之無聲。王又言之。內云。求死請姑。退可以夜來。音聲清銳。細如游絲。生曰。諾。遂退以待。夕未幾。星宿已繁。堆間忽成高第。靜殿。便屣生拾級而入。繞數武。有橫流。湧注。氣類溫泉。以手探之。熱如沸湯。不知其深。幾許。疑即鬼神。示以死所。遂躡身入。絛透重衣。膚痛欲糜。幸



浮不沉。泗沒良久。熱漸可忍。極力爬抓。始登南岸。一身幸不泡傷。行次。遙見厦屋中有燈火。趨之。有姦夫暴出。毆衣敗履。摸石以投。大稍卻。又有群犬。吠皆大如犢。危急間。婢出。叱退曰。求死即來耶。吾家娘子。憫君厄窮。使專送君入安樂窩。從此無災矣。挑燈導之。啓后門。點然行去。入一家。明燭射窓。曰。君自入。妾去矣。生入室。四瞻。蓋已入己家矣。反奔而出。遇婦所役老嫗。曰。終日相覓。又焉往。反與入。婦怕累傷處。下牀笑。遂曰。去妻年餘。狎譎顧不識耶。我知罪矣。君受虐誦。我被實傷。怒亦可以少解。乃于床頭取巨金二錠。置生懷中。以後衣食。一惟君命可乎。生不語。拋金奪門而奔。仍將入窟。以叩高第之門。既至野。則婢行緩弱。挑燈无遙。

望之王急奔且呼燈乃止既至婢曰君又來負娘子苦心矣王曰我  
求死不謀與卿復求活娘子巨家地下亦應需人我願服役實  
不以有生為樂婢曰樂死不如苦生君設想何左也吾家無他務  
惟淘河蕪除餽大員作不如程則則耳剝鼻敲財賄趾君能  
之乎答曰能之又入右門生問諸役可也適言負尸何處得如許  
死人婢曰娘子慈悲設給孤園收養九曲橫死無歸之鬼以千  
計日有死以須負瘞之耳請一過觀之移時入一門署給孤園入見  
屋宇錯雜穢臭薰人園中鬼見燭群集皆斷頭缺足不堪入目  
回首欲行見尸橫牆下近視之血肉狼籍曰半日未負已被狗咋即  
使生移去之生有難色婢曰君如不能請仍歸享安樂生不得

已負置秘處乃求婢殷頰幸免尸浮婢謔行近一舍曰姑坐此妻  
入言之飼狗之後駭輕當代圖之庶幾得當以報去少頃奔出  
曰來已娘子出矣生從入見堂上籠榻四懸有女郎近尸坐乃二十  
許天人也生伏階下女郎命曼起之曰此一儒生烏能向大可使  
居西堂主世壽生喜伏謝女曰汝以朴誠可取乃事如有舛錯罪  
責不輕也生唯唯婢導至西堂見棟壁清潔喜甚謝婢始  
問娘子官職婢以小字錦勳東海薛侯女也妾名春燕曰夕  
所需宰相聞婢去故以衣履余務來置床上生喜得所黎明  
早起視事錄鬼籍一門僕役畫來恭謁餽酒送脯甚多生引  
燂悉却之日兩餐皆自內出娘子察其廉謹特賜備巾鮮衣

凡有貴者皆遣春燕婢願風格既熟願以眉目送情生斤自守不敢少致差跌但偽作駭鈍積二年餘實給倍于常康而生謹抑如故一夜方寢聞內地喊噪急起拔刀出見炬火光天入窺之則群盜充庭廝僕駭竄一僕促與偕遁生不肯望面束腰雜盜中呼以勿驚為辭娘子但當分括財物勿使遺漏時諸舍群賊方搜錦瑟不得生知未為所獲潛入第后獨覓之遇一伏姬始知女與春燕皆越牆去生亦過牆見主婢伏手暗斫生曰此處烏可自匿女曰吾不能復行矣生棄刀負之奔二里許汗流竟體始入深谷釋肩令坐颺一虎來生大駭欲迎當之虎已啣女生急捉虎耳極力伸臂入虎口以代錦瑟虎怒釋女嚼生臂腕然有聲

臂漸落地。虎亦返去。女泣曰。苦汝矣。苦汝矣。生忙遮。未及痛楚。但覺血溢如水。使婢裂衫裹斷處。女止之。俯覓斷臂。自為續之。乃裹之。東方漸白。始緩步歸。登堂如塋。天既明。僕媪始漸集。女親詣西堂。問生所苦。解裹。則臂肉已續。又出藥糝其創。她去。由此益重生。使一切享用。悉與已等。臂愈。女置酒內室。以勞之。賜之坐。三讓而後。隔生女舉爵如隸賓客。久之曰。妾身已附君體。意欲效楚王女之于臣建。但無媒。羞自薦耳。生惶恐曰。某受恩重。殺身不足酬。所為非分。懼遭雷殛。不敢從命。可憐無室。賜婢已過。一日。女長姊瑤台至。四十許。佳人也。至夕。招生入。瑤台命坐曰。我千里來。為妹主婚。今夕可配君子。生又起辭。

瑤台違命，灑使兩人易處。生固辭，瑤台奪易之。生乃伏地謝罪，受飲之。瑤台出，女曰：實告君，妾乃仙姬，以罪被譴，自願居地下，收養冤魂，以贖帝譴。適遭天魔之劫，遂與君有附體之緣。遠邀大姊來，固主婚嫁，亦使代攝家政，以便從君歸耳。生起敬曰：地下最樂，某家有悍婦，且屋宇隘陋，勢不能容。妾曲以共其生，女笑曰：不妨。既醉歸寢，飲戀蘇至，過數日，謂生曰：冥會不可長，請即歸。君幹理家事畢，當自至，以馬授生，移罪自出，壁復合矣。生騎馬入村，村人盡駭，至家門，則高唐煥映矣。先是，生去妻，召兩兄至，將黃楚報之。至暮不歸，始去。或于溝中得生履，疑其已死，既而年餘無耗，有陝中賈某姓通蘭。

氏遂就生策與婦合半年中修建連巨賈出經商又買妾歸自此不安其室賈亦恒數月不歸生訊得其故怒繫馬而入見高媼上驚伏地生叱罵久使道子詣婦所尋之已遁既于舍后得之已自絕死遂使人舁歸蘭氏呼妾出年十八九風致亦佳遂與寢處賈托村人求反其妻上哀號不肯去生乃具狀將訟其霸產占妻之罪賈不敢復言收肆西去方疑錦慰負約一夕正與妻飲則車馬扣門而女至矣女但留春燕餘即遣歸入室妻朝拜之女曰此有宜男相可以代妾若矣即賜以錦裳珠飾妻拜受立侍之女挽坐言笑甚歡久之曰我醉欲眠生亦解履登牀妻始出入房則生卧榻上異而反窺之燭已滅矣

生無夜不宿妻室。一夜妻起，潛窺女所，則生及女方共笑語。大怪之，急反告生，則床上無人矣。天明陰告生，生亦不自知。但覺時留女所，時寄妾宿耳。生囑隱其異，久之婢亦私生，女若不知之。婢亦臨蓐難產，但呼娘子，女入胎即下，舉之男也。為斷臍置婢懷，笑曰：「婢子勿復爾。」業多則割愛難矣。自此婢不復產，妻出五男二女，居三十年，女時返其家，往來皆以夜，一日携婢去，不復來。生年八十，忽携老僕夜出，亦不返。

○太原獄

太原有民家，姑婦皆寡。姑中年不能自養，村無賴頻就之。婦不善其行，陰於門戶牆垣拒之。姑慚，借端出婦，不去。



頗有待。候姑益恚，互相誣告。諸官上問姦夫姓名，媪曰：「夜來宵去，實不知其阿誰。」勸婦自知因喚媪，媪果知之，而以姦情誣媪。苦相捖拘，無賴至。又諱辨，兩無所私。彼姑婦不相能，故妄言相詆毀耳。官曰：「一村百人，何獨誣汝？重笞之，無賴叩乞免責，自認與婦通。械婦，上終不承，遂去之。婦念告憲院，仍如前。久不喚，時淄邑獮進士柳下，令臨晉推折獄才，遂下其案于臨晉。人犯到公署，訊一過，寄監訖，使命隸人脩罅石刀錐，質理聽用。其疑曰：「嚴刑自有桎梏，何將以非刑折獄耶？」不解其意，姑憐之。明日升堂，問知諸具已備，命悉置堂上，乃喚犯者。又一累鞠之，乃謂姑婦此事亦不必甚，求清折淫婦雖未定，而姦夫則確。

汝家本清門，不過一時為匪人所誘，罪全在某堂上。乃石具在，可自取擊殺之。姑婦趨沮，恐避，迨抵債，公曰：「無慮，有我在。」于是媪婦並起，掇石交投，婦啣恨已久，兩手舉巨石，恨不即立斃之。媪惟以小石擊鬢，腿而已。又命用刀，婦把刀貫胸，媪搗巡，未下，公止之，曰：「淫婦，我知之矣。」命執媪嚴梏之，遂得其情，皆無賴。三千其業始結。

附記：公一日遣役催租，戶他出，婦應之，役不得賄，拘婦。至公怒曰：「男子自有歸時，何得擾人家室？」遂笞役，遣婦去。乃命匠多備手械，以備獻比。明日，合邑傳頌公仁，欠賦者聞之，皆使妻出廳，公盡拘而械之。余嘗謂孫公才非所短。

然如得其情則喜而不暇哀矜矣

○新鄭誌

長山石進士宗玉為新鄭令適有逋客張某經商于外遇病思歸不能騎步賃禾車一輛携資五千兩夫挽載以行至新鄭兩夫住市飲食張守資獨卧車中有某甲過視之見傍無人奪資去張不能禦力疾起遙尾緝之入一村中又從之入一門內張不敢入但自短垣窺視之甲釋所負回首見窺者怒執為賊縛見石公因已情收問張備述其寃公以無資寔叱去之二人下皆以官無皂白公罪若不聞頗憊甲久有逋賦遣役嚴追之逾日即以銀三兩投納石公問金所自來甲云質衣帶物皆指名以實之

石公遣役令視納稅人有與甲同村者否。適甲鄰人在時入問之。汝既為某甲近鄰，金所從來，尔當知之。鄰曰：不知。公曰：鄰家不知，其來曖昧，甲恨，顧鄰曰：我質某物，恐南某器汝，豈不知鄰忌曰：然固有之矣。公怒曰：尔必與甲同盜，非刑誦不可。命取梏械，鄰人惧曰：吾以鄰故，不敢招怨，今刑及己，身何諱乎？彼實劫張某錢，吾市也。遂釋之。時張以喪資未歸，乃責甲押償之。此亦見石之能實心為政也。

異史氏曰：石公為諸生時，胸雅飲，意其人翰苑，則優。傳書則誣，乃一行作文，神君之名，蘇于河朔，謂文章無假濟哉。故志之以風有位者。

李象先

李象先，壽光之聞人也。前世為某寺執爨僧，無疾而化。魂出樓坊，上下見市上行人，皆有火光出顛上，蓋體中腸氣也。夜既昏，念坊上不可久居，但諸舍暗黑，不知所之。唯一家燈火猶明，飄遊之及門，則身已嬰兒，母乳之見，乳恐懼，腹不勝飢，閉目強吮，逾三月餘，即不復乳。亡之別為，懼而啼，母以米藩間，老粟哺之，得長成。是為象先。此時至某寺，見寺僧皆能呼其名，至老猶畏乳。

異史氏曰：象先學問淵博，海岱清士。子早貴，身僅以文學終。此佛家所謂福業未修者耶？弟亦名士，生有隱疾。

數月始一動。時急起不顧賓客。自外呼而入。于是婢媪盡避。使及門復痿。則不入室而反。兄弟皆奇人也。

○○○房文淑

開封鄧廟德游學至充。寓敗寺中。備為造函籍者。經寫。歲暮倏使各歸家。鄧獨炊廟中。黎明有少婦叩門而入。艷絕。至佛前焚香。叩拜而去。次日又知之。至夜燈。鄧起挑燈。適有所作。女至。蓋早。鄧曰。來何早也。女曰。明則人雜。故不如夜。太早又恐擾君清睡。適望見燈光。知君已起。故至耳。生戲曰。寺中無人。寄宿可免奔波。女曰。寺中無人。君是鬼耶。鄧見其可狎。俟拜畢。曳坐求歡。女曰。佛前豈可作此。身無片祿。尚作妄想。鄧固求不已。女曰。去此三十里。某

村有六七童子、延師未就、君往訪李前川、可以得之、托言携  
有家室、令別給一舍、妾使為君執炊、此長策也、鄧慮事發、獲  
罪、女曰無妨、妻房氏、名文淑、並無親屬、恒終歲寄居舅家有  
誰知、鄧喜既別女、即至某村、謁見李前川、謀果遂、約歲前、即携  
家至、既反、告文、約候于途中、鄧告別同黨、借驛而去、女果待于  
半途、乃下騎、以轡授女、御之而行、至齊、相得甚歡、積六七年、舍然  
琴瑟、並無違適、悉若女忽生一子、鄧以妻不育、得之甚喜、名  
曰亮、生女曰偽、配終、難作真、妾將辭君而去、又生此累人  
物、何為、鄧曰、命好、倘得餘錢、擬與却道歸鄉里、何出此言、  
女曰、多謝、多謝、我不能脅肩諂笑、仰天婦眉睫、為人作乳

媿嘆者難堪也。鄭代妻明不妬，女亦不言。月餘，鄭解館，謀與前川子同出，經商。苦女曰：「我思先生設帳，必無富有之期。今學負販，庶有歸時。」女亦不答。至夜，女忽抱子起，鄭問何作。女曰：「妾欲去，鄭急起追問之，門未啓而女已杳。駭極始悟其非人也。鄭以形迹可疑，故亦不敢告人。托之歸寧而已。初，鄭離家與妻約，約年終必返。既而數年無音，傳其已死。兄以其無子，欲改醮之。妻更以三年為期，日惟以紡績自給。一日既暮，住居外戶，一女子掩入，懷中綉兒，曰：「自母家歸，通曉知姊獨居，故求寄宿。妾內之，至房中視之，二十餘麗者也。喜與共榻，同美其兒。」白如瓠，嘆曰：「未見人，遂無此物。」女曰：「我正嫌其累人，即嗣為姊。後何如？」妾曰：「無論。」



娘子不忍割愛。即忍之。妾亦無乳能活之也。女曰：不難。當兒生時，思無乳，服藥半劑而致。今餘藥尚存，即以奉贈。遂出一裹，置窓間。妾漫應之。未幾，怪也。既寢，及醒呼之，則兒在而女已啓門去矣。駭極。日向晨，兒啼餓，妾不得已，餌其藥。移時，漣流遂斷。兒積年餘，兒益豐肥。漸學語，言愛之不啻己出。由是再醮之心遂絕。但早起抱兒，不能操作謀衣食。益窘。一日，女忽至，妾恐其索兒，先問其不謀而去之罪。後叙其鞠養之苦。女笑曰：姊昔訴艱難，我遂置兒不索。耶遂招兒，婦入妾懷。女曰：孺子不認其母矣。此百金不能易，可將金來署立券保。妾以為真，願作孺女。笑曰：姊忽惧妾來，正為兒也。別後慮姊無養養之資。

因多方措十餘金來，乃出金授妻，恐受其金，常見有詞，堅却之。女置床上，出門迎去，抱子追之，其去已遠，呼亦不顧，疑其危急，然得金少，權子母家以饒足。又三年，鄧賁有贏餘，治裝歸，方共慰藉，睹兒問誰氏子，妻告以故，問何名，曰渠，母呼之亮生，驚曰：此真吾子也。問其時日，即夜別之日，鄧乃歷叙與房文淑離合之情，益共欣慰，猶望女至而終渺矣。

### 秦檜

青州馮中堂家殺一豕，燂去毛鬣，肉內有字云秦檜七世身，烹而啖之，其肉臭惡，因投諸犬，嗚呼檜之凶，恐犬亦不常食之矣。

聞益都人說中堂之祖前身。在宋朝為檜所害。故生平最  
敬岳武穆。于青州城北通衢。像建岳王殿。秦檜乃俟高伏  
跪地下。往來行人。瞻禮岳王。則投石檜高。香火不絕。后大兵  
征于七之年。馮氏子孫。毀岳王像。數里外有俗祠。子孫娘心  
因昇檜高其中。使朝跪焉。百世下必有杜十娘。伍髡髻  
之恨。甚可笑也。

又青州城內舊有澹臺子羽祠。當魏。璠烜赫時。世家中  
有媚之者。就子羽毀冠去鬚。改作魏監。此亦駭人聽聞者也。

一員官

濟南同知吳公。則正不阿。時有陋規。凡貪墨者。虧空犯贓。

罪上官輒庇之以駐分攤屬僚無敢梗者以命公不受強之不得  
怒加叱罵公亦惡聲還報之曰某官雖微亦受君命可以暴處不  
可以馬醫也要死便死不能損朝廷之祿代人上枉法駐耳上官  
乃改顏溫慰之人皆言斯世不可以行真道人自無直道耳何反咎  
斯世之不可行哉會高苑有穢情懷者孤附之輒慷慨與人談論  
音魯在坐上但不見其人適至郡賓客談次或詰之曰仙固無不知  
請問郡中官其幾員應聲答曰一員其笑之復詰其故曰通郡官僚  
雖七十有二其實可稱為官者吳同知一人而已是時泰安知州張公  
人以其木強號之極子凡貴官大僚登岱者夫馬兜輿之類需索  
煩多州民苦於供億公一切罷之或索羊豕公曰我即一豕也豕也

請殺之以鴆。賜從。大僚亦無奈之。公自速官。別妻子者十二年。初淮  
春。安夫人及公子自却中來。省之。相見甚歡。踰六七日。夫人從容曰。  
君塵甌猶昔。何老。詩不念子孫耶。公怒。天厲呼杖。逼夫人伏受。公  
子覆母號泣。求代。公橫施。撻楚乃已。夫人即惜公子命。罵。鏹笑曰。  
渠即死。于是吾亦不復來矣。踰年公卒。此不可謂非今之強  
項令也。然以久離之琴瑟。何至以一言而驟怒至此。豈人情哉。而  
威福能行床。以承事。更奇于鬼神矣。

原缺

余家舊有蒲耶齋先生誌異鈔本亦不知其何  
從得後為人借去傳看竟失所在每一念及輒作  
數日惡然亦付之阿闍佛國而已一日偶語張仲明  
世兄仲明與蒲俱淄人親串朋好穩相決遂許  
為乞原本借鈔當不吝歲壬寅冬仲明自淄携  
稿來繫一巨冊視向可失夫數當倍披之耳目  
益擴乃出資覓傭書者重錄之前後凡十閱月  
更一歲首始告竣中間筆校編次晷窮晷繼  
揮汗握水不少釋此情雖痴不大勞頓耶書成  
記此聊存顛末并識向來苦辛倘好事家有

欲撰吾米袖石而不得者。可無怪我書。豈矣。  
雍正癸卯秋七月望後二日殿春亭主人識



余讀聊齋誌異，竟不禁推案起立，浩然而嘆曰：嗟乎！文人之不可窮，有如是夫！聊齋少負艷才，宰落名場，無所遇，曾填氣結，不得已為是書。今觀其寓意之言，十回八九，何其悲以深也！向使聊齋早脫鞵公，奮筆石渠天祿間，為一代史局大作手，豈暇作此辭？託街談巷議，以自寫其胸中磊塊，詠奇哉！文士真職而志不平，怒亦當事者之責也。後有諸首，苟具心眼，當與予同慨矣。

雍正癸卯秋七月南押題跋

昔阮瞻作無鬼論而鬼即來于寶撰搜神記而神如在故  
司糾奉命烏府之柏臺遂空而浮提稱王寇公之蒨桃欲  
莖玄機雲漢冢中王弼重來妙論風生六處雄狐却走山  
精水怪不妨以假為真牛鬼蛇神未必將無作有彼狗豕  
順猿代後亦屬物理之常即頂書山手畫花無非立法之  
妙總之見怪不怪我正即能辟邪怕鬼有鬼疑心通以殺  
子惜世無文帝曹生之前席全虛且騎少青驄曼御之蓉  
城乏主然則鶴飛星墮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只此魯連曹  
丘得斯人可與言詩矣

乾隆辛未秋九月中浣練塘老漁識